

寄生仔

寄生仔，英語名Hermit crabs，屬節肢動物甲殼綱十肢目的歪尾下目。“Hermit”是隱士的意思，寄生仔就親像隱士全款，個性閉思，無法度攻擊敵人，不時覘佇沙螺仔殼內底。上蓋明顯的特點是腹肚佻胸坎已經退化成做無殼的蟬仔，因為體型的變化，佢愛一直揣厝、換厝，佇佢的一生當中，揣一个適合佢蹣的厝是寄生仔足重要的代誌。

～網路維基百科～

這條打馬膠路，𧸎𧸎長，會使一直迴到山的彼片去。

路的雙片邊仔攏是會社地。以早台灣是製糖王國，糖業當奢颺的時，遮四箍輾轉攏總種甘蔗。你共看，塗跤猶有會社的五分仔車專用的鐵枝路，便若甘蔗收成，規身軀漆甲烏漉漉的五分仔車就會迴對這跡來車甘蔗。毋過，這馬種的是一bong—bong、刺夯夯的王梨，做糖袂趁矣，一寡仔糖廊攏轉型：飼豬、開加油站、設利便商店、開發觀光景點、共會社地厝人做穡……，獨獨無咧做糖。

彼當時便若甘蔗咧欲採收，工頭會先點火共蔗箬燒燒捫揀，一葩一葩的火，炭做一片一片，遮也著(tòh)，遐也著，一直愛燒到火路共預定採收的甘蔗箬攏燒了，才算完成任務。採收甘蔗的工人攏已經叫好矣，時機𧸎𧸎，有工課通做，工頭小喝一聲，逐家相爭引。等天若光，規片



烏lu-lu的甘蔗，蔗身濃縮著燴過火的甘甜，連鞭就會變做一粒一粒甜物物的金黃水晶。

順這條沿山公路一直去，就會使看著彼lông真大lông的建築物，彼是火葬場兼殯儀館，這馬內底嘛有一爐火燒甲真猛，欲共個老爸予伊的骨，個老母予伊的肉攏共燒做白鑠鑠的骨頭焮，通好還予晟養伊一世人的天份地。

這副白骨的主人捌流汗佇這片會社團，頭到彼座灌沃甘蔗的水門，若親像閣有伊坐佇遐戽水洗跤手的形影。做查某囡仔的時，伊就誠勢跤，生張雖罔細粒子，毋過彼雙幼蕊的手綑縛比伊手骨閣較粗的甘蔗骨，比一寡軟泚的查某人閣較紆實。伊鹹鹹的汗水滴落殯色的塗內底，目一下瞞，連鞭就予塗軟焦去。燒過的甘蔗，烏lu-lu，摸著就是規手的煙黠loo。鹹鹹的汗水成做甘蔗的清甜，查某囡仔的青春予瓜笠仔恰布巾仔包牢咧，對花蕊拍莓一直包甲花蔦蔦去。

「阿姊，火來矣，愛走較緊咧喔！」

「阿姊，佛祖佇遐等你矣，你就趕緊綴佛祖去……」

遐的無緣的小弟小妹，逐個目屎含目墘，那燒庫錢那喝咻。遮的親情雖罔佇在生的時陣無啥咧恰伊相交踫，毋過佇往生的這陣來送伊上尾的一逝路，嘛是向望佇這個世間百般受苦的阿姊，黃泉路一路好行。

姑婆出世佇大正十四年，對日本時代行到國民政府，閣對國民政府行到阿扁仔的時代，拄好83歲貼貼。佇伊若寄生仔的一世人當中，會使活甲這個歲頭，講起來嘛誠無簡單。



佇遐燒庫錢的有伊兩個小弟、兩個小妹恰四個外甥仔，個的兄弟姊妹干焦大官和伊全姓爾。個攏全一個老母所生，啊老爸咧？隨人無全。自細漢，遮的小弟小妹就攏分人飼，干焦留一個查埔囡仔佇身軀邊，也就是阮大官，嘛好佳哉有這個全母各爸的小弟，才有法度安排姑婆若寄生仔揣沙螺仔殼徙岫的一生。

塵歸塵，土歸土……黃金甕仔是伊上尾仔的一間厝。

自我嫁入來了後，阮翁就不時吩咐：若看著姑婆一個人佇遐耷耷唸，莫插伊，尤其是佇十五月圓的時，這種症頭會愈嚴重，一直愛等到月娘缺隙自然就會好離離。

「這是啥物症頭？聽起來蓋像『狼人』會佇滿月的時陣發作喔？」

「痾病啦，醫生講精神分裂症。」

精神分裂症？好好的人，哪會去致著這種症頭？姑婆若有嫁翁哪會一直蹣佇後頭厝咧？遮的疑問定定會浮佇我的心肝頭。

姑婆加阮大官十一歲，佇厝裡嘛干焦聽這個小弟的話爾，有當時仔大家予伊舞甲擋袂牢，嘛會怨嘆，毋過伊是「三寶弟子」，攏共姑婆當做是佛祖派來欲試驗伊的業力。

「恁姑婆做查某囡仔的時，是佢爾劈跤咧，人講『放一埤尿會使剉一隻雞』的呢！若毋是相連繼兩個囡仔攏無愛食伊的奶煞來夭壽，伊嘛袂受著遐爾大的打擊。」大家定定會共我講姑婆的代誌，叫我毋通棄嫌姑婆。

伊繼落閣講：「個翁看伊四界去抱人的囡仔，就去抱



一个查某囡仔來予飼，毋過伊嘛無法度照顧。看伊失常失常，查埔人隨娶細姨入門，結果伊的痾病夯甲愈嚴重，恁阿媽看毋是勢，規氣共恁轉來後頭照顧，閣送伊去屏東的『養安』治療，彼陣的錢足大的呢，爲著伊的病開偌濟錢咧。便若較好勢，伊就吵欲轉去，若予彼个細姨苦毒又閣痾病夯起來，真正是欠個陳--家的債啦！啊我是欠伊的債啦！阮大家攏共我講這個查某囡自細漢是按怎趁錢飼這個家，講伊二五歲就來死翁，一个失頭的查某人無通依倚，若有查埔人甘願予伊所費通飼囡，伊就佖人睏，便若有身，生落來無法度晟就分人飼。恁姑婆佖恁阿爸差十一歲，彼陣伊就會曉引會社的工課來做，趁的錢一仙五厘攏儉落來予個老母買菜蔬，恁大官嘛是伊做主意叫個老母留落來莫予人，世事就是遐挂好，落尾嘛是這個小弟咧飼伊。」

大時代的悲劇，欲按怎佖天去爭道理？

毋過有當時仔我嘛真懷疑，姑婆敢真正精神失常？自我嫁入來，其實嘛毋捌看伊痾病夯起來，顛倒是看孫仔娶某無間格，閣會吵欲轉去個太源。個翁的厝佇太源，彼是一个山跤所在，庄內的人有可能去透著平埔仔的血統，誠愛淋酒，較有才調的攏出去買厝，少年的娶某生囡嫌庄跤歹趁食，規氣囡仔放咧予老歲仔飼，規个庄頭毋是老--的就是幼--的，一點仔活力都無。丈公佖彼个細姨早就死矣，共一寡仔祖公屎舞弄了了。一个查某囡嫁出去攏無消無息，三个後生，兩個咻--死，一个欠人錢咧走路。

彼是一間舊大厝身，毋過彼个岫姑婆是上有資格蹓的，遐有伊青春的記持，雖罔彼種甘甜是瓊花無一暝的嬌。



伊家已佇遐煮食、洗盥，日子過著真快活。無人會管伊跔無洗就跔去眠床頂睏；無人會叫伊早起起床著愛掃塗跔；無人管伊對襟仔衫鈕甲豬哥鈕；據在伊愛咁儆濟保力達B就咁儆濟保力達B……。

古早人講「一枝草一點露，天無絕人之路」，閣講「有天地就有羅漢」，真正無毋著。老大人若食甲伊的歲，攏驚食傷好去中風，毋過伊因為清心，規年透冬連感冒嘛罕得。閩一、兩禮拜阮就會去伊遐收收款款咧，提所費予伊用，伊看阮去嘛會招呼，親像一個主人全款。

毋過這個岫嘛蹓無幾年，因為細姨仔彼個走路的罔共這間厝賣人矣，新的厝主欲敲掉重起，大官只好趕緊揣厝來安搭這個大姊。

見若徙岫走從的攏毋是伊，所以姑婆蹓佗位攏真歡喜。新厝是共個翁的兄嫂人仔稅的，看佇同姒仔的情份，厝稅清彩算。佇遮，姑婆逐工咁甲gâ-gâ，蹓無半年，門跤口保力達B的空矸仔就囤甲若山咧，清清咧，五跤飼料袋仔貯甲滇滇。伊逐工咁甲毋知天抑地，毋知枵抑飽，連身軀都無愛洗，生活愈來愈糜爛，毋知的人，雄雄看著閣會掠準伊是乞食婆。

一直到姑婆連家己的屎尿都無法度處理矣，阮才知影伊去致著「老人癡呆症」。大家是一個真有修養的人，伊有答應阿媽會好好仔照顧這個癡癡的大姑頭仔，雖然家己嘛老矣，嘛是喙齒根咬咧接伊轉來厝蹓。彼陣阮因為工課的關係佇外口買厝矣，厝內賭個三個鬥鬥咧兩百外歲的老人，毋過嘛無法度，65歲的大家，猶原愛共80歲的姑婆搨



屎搵尿。

姑婆人生路尾的沙螺仔殼是安養院。

爲著啥人應該負擔這筆錢，阮寫調解申請書，請伊的養女仔出面，將當初替姑婆爭取的田地提出來予伊養老，毋過伊的養女仔無愛，驚阮將飼姑婆的責任揀予伊，毋捌飼過姑婆一工的養女仔講：「欲我將田契提出來，除非先辦終止收養的關係，若無免想！伊毋捌飼甲我一工，我是按怎愛飼伊的後半世人？」

表姊有伊莫飼姑婆的理由，毋過無盡母職嘛毋是姑婆歡喜甘願的，命運來創治，是欲按怎佢天去爭道理？太源彼片的親情死的死、逃的逃，佇法律上因爲猶有養女仔，結果姑婆煞連貧戶的申請都袂過。伊做「獨居老人」已經足久矣，若毋是大家官的身體袂做主得，姑婆的癡呆症頭閣那來那嚴重，毋是行出去毋知路通倒轉來，無就是半暝倚佇大家的眠床尾共摸跤叫伊起來煮飯，對逐家的生活已經造成真大的困擾矣，阮大家官嘛袂叫個養女仔出面。

「你去告我矣，我食清飯等你！」表姊爲著錢起呸面，大家官是煩惱甲毋知欲按怎處理，阮蹣外口的嘛無閒頭顱，四界揣社會福利單位，毋過答案攏全款：依照法律伊有養女，無法度交予政府飼。

這是啥物世界？阮除了愛恁伊去看病準備申請「禁治產人宣告」，一方面愛揣律師參詳欲按怎處理，到尾仔病院一个社福義工共阮講揣慈濟看覓，政府單位受法令束縛做袂到的，無定著慈善機構會使幫忙。就按呢佇慈濟的幫助之下，阮大官提伊佢姑婆的老人年金加上慈濟每個月的

救助金，挂好付安養院的錢。這是姑婆上尾手蹣的一个岫，伊的前半世人是佬爾勢跤、齷馬咧，毋過後半世人攏靠別人咧替伊擔。

處處無家處處家，寄生仔嘛無愛蹣酒室仔蓋，若有沙螺仔殼，啥人毋向望有一个安穩的岫蹣。姑婆嘛全款，有所在通趺，對伊來講就是上蓋幸福的代誌。這馬伊佇天頂毋免煩惱矣，彼條行對天堂的路雖然艱艱長，毋過天地闊莽莽，沿路無風也無雨，姑婆，做你寬寬仔行，去到西方極樂世界，毋通閣轉來人間受拖磨矣！

——2008第14屆府城文學獎

